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青箱雜記 第二卷

龔穎，邵武人，先仕江南，歸朝為侍御史。嘗憤叛臣盧絳殺其叔慎儀，又害其家。後絳來陸見，舞蹈次，穎遽前以笏擊而踣之。太祖驚問其故，穎曰：「臣為叔父復仇，非有他也。」因俯伏頓首請罪，極言絳狼子野心不可畜。太祖即下令誅絳而赦穎。

穎自負文學，少許人，談論多所折難。太宗朝，知朗州，士罕造其門，獨丁謂贊文求見。穎倒屣延迓，酬對終日，以至忘食。曰：「自唐韓、柳後，今得子矣。」異日，丁獻詩於穎，穎次韻和酬曰：「膽怯何由戴鐵冠，只緣昭代獎孤寒。曲肱未遂違前志，直指無聞是曠官。三署每傳朝客說，五溪閒憑郡樓看。祝君早得文場雋，況值天階正舞乾。」

慎儀亦任江南，為尚書禮部侍郎、崇政殿學士，嘗奉使嶺表，劉主囚之，逾年不遣。慎儀憂悸不知所出，乃然頂禱佛，願捨宅建寺，庶遂生還。未幾，劉主女病，謔語曰：「且急遣龔慎儀歸國，不然，我即死。」劉主懼，遣之。慎儀尋歸，以宅為寺，即今邵武玉堂里香嚴寺是也。江南平，以慎儀為歙州刺史。盧絳領叛兵數千人入其城，慎儀坐黃堂治事，有絳部曲小校熊進直前刃之，舉族遇害，惟二女弗忍殺，攜以自隨。比入閩中，二女猶記憶鄉里，至玉堂香嚴寺，徘徊不前曰：「此是我家，就死足矣。」絳即殺之。里老言慎儀為兒時戲於道傍，有胡僧過，目之，曰：「此兒骨法亦貴，但恨有凶相，恐不得令終。」竟如其言。

五代之際，天下剖裂。太祖啟運，雖則下西川，平嶺表，收江南，而吳、越、荆、閩納籍歸覲，然猶有河東未殄。其後太宗再駕，乃始克之，海內自此一統。故因御試進士，乃以「六合為家」為賦題。時進士王世則遽進賦曰：「構盡乾坤，作我之龍樓鳳閣；開窮日月，為君之玉戶金關。」帝覽之大悅，遂擢為第一人。

是年，李巽亦以《六合為家賦》登第。賦云：「辟八荒而為庭衢，並包有截；用四夷而作藩屏，善閉無關。」此亦善矣，然不若世則之雄壯。巽字仲權，邵武人，以《蜃樓》、《土鼓》、《周處斬蛟》三賦馳名。累舉不第，為鄉人所侮曰：「李秀才應舉，空去空回，知席帽甚時得離身？」巽亦不較。至是乃遣鄉人詩曰：「當年蹤跡困泥塵，不意乘時亦化鱗。為報鄉閭親戚道，如今席帽已離身。」蓋國初猶襲唐風，士子皆曳袍重戴，出則以席帽自隨。巽後仕至度支郎中、兩浙轉運使卒。與王禹偁相友善，今《小畜集》有《送李仲權赴官序》，即巽也。

世傳潘閻《安鴻漸八才子圖》，皆策蹇重戴。又禹偁《贈崔遵度及第》詩云「且留重戴土風多」，則國初舉子猶重戴矣。

天聖以前，烏幘惟用光紗，自後始用南紗。迨今六十年，復稍稍用光紗矣。

世傳陳執中作相，有婿求差遣，執中曰：「官職是國家的，非臥房籠篋中物，婿安得有之？」竟不與。故仁宗朝諫官累言執中不學無術，非宰相器，而仁宗注意愈堅。其後，諫官面論其非，曰：「陛下所以眷執中不替者，得非以執中嘗於先朝乞立陛下為太子耶？且先帝止二子，而周王已薨，立嗣非陛下而誰？執中何足眷？」仁宗曰：「非為是，但執中不欺朕耳。」然則人臣事主，宜以不欺為先。

執中好閩人，而解賓王最受知。初為登州黃縣令，素不相識，執中一見，即大用，敕舉京官。及後作相，又薦館職，賓王仕至工部侍郎，致政，家雄富，諸子皆京秩，年七旬餘卒。賓王為人方頤大口，敦龐重厚，左足下有黑子，甚明大。

馮瀛王道詩雖淺近而多諳理，若「但知行好事，莫要問前程」、「須知海岳歸明主，未省乾坤陷吉人」之類，世雖盛傳，而罕見其全篇，今並錄之。詩曰：「窮達皆由命，何勞發歎聲？但知行好事，莫要問前程。冬去冰須泮，春來草自生。請君觀此理，天道甚分明。」又《偶作》云：「莫為危時便悔神，前程往往有期因。須知海岳歸明主，未省乾坤陷吉人。道德幾時曾去世，舟車何處不通津？但教方寸無諸惡，狼虎叢中也立身。」

世譏道依阿詭隨，事四朝一帝，不能死節，而余嘗採道所言與其所行，參相考質，則道未嘗依阿詭隨。其所以免於亂世，蓋天幸耳。石晉之末，與虜結讐，懼無敢奉使者，少主批令宰相選人，道即批奏：「臣道自去。」舉朝失色，皆以謂墮於虎口，而道竟生還。又彭門卒以道為賣己，欲兵之，湘陰公曰：「不干此老子事。」中亦獲免。初，郭威遣道迓湘陰，道語威曰：「不知此事由中否？道平生不曾妄語，莫遣道為妄語人。」及周世宗欲收河東，自謂此行若太山壓卵，道曰：「不知陛下作得山否？」凡此皆推誠任直，委命而行，即未嘗有所顧避依阿也。又虜主嘗問道：「萬姓紛紛，何人救得？」而道發一言以對，不啻活生靈百萬。蓋俗人徒見道之跡，不知道之心。道跡濁心清，豈世俗所知耶？余嘗與富文忠公論道之為人，文忠曰：「此孟子所謂大人也。」

張文定公齊賢，洛陽人，少時家貧，父死無以葬，有河南縣史某甲為辦棺斂。公深德之，遂展兄事，雖貴不替。後趙普密薦齊賢於太宗，太宗未用，普具列前事，以為：「陛下若擢齊賢，則齊賢他日感恩過於此。」太宗大悅，未幾，擢齊賢為相。

齊賢相太宗、真宗，皆以亮直重厚稱。及晚娶薛氏婦，真宗不悅。一旦元會上壽，齊賢已微醺，進止失容，坐是謫安州，其麻曰：「仍復酣鬻杯觴，敬傾冠弁。」蓋為是也。

齊賢常作詩自警，兼遺子孫。雖詞語質樸，而事理切當，足為規戒。其詩曰：「慎言渾不畏，忍事又何妨。國法須遵守，人非莫舉揚。無私仍克己，直道更和光。此個如端的，天應降吉祥。」余嘗廣其意，就每句一篇，命曰《八詠警戒詩》。其一云：「慎言渾不畏，言出患常隨。須信機樞發，難容駟馬追。三緘事可見，兩舌業當知。口是起差本，願君且再思。」其二云：「忍事有何妨，勿令心火揚。火揚猶可滅，心忿固多傷。堪歎波羅蜜，可憐敬利王。從心更從刃，字意好端詳。」其三云：「國法須遵守，金科盡詔條。一毫如有犯，三尺不相饒。豈肯容奸黠，何須恃貴驕。自然逢吉慶，神理亦昭昭。」其四云：「人非莫舉揚，萬事且包荒。殿上便猶掩，車中吐不妨。在他誠所短，於己有何長？須是常規檢，回頭自付量。」其五云：「無私仍克己，克己又無私。一事兼修飾，終身在省思。公清多斂怨，高亢易招危。更切循卑退，方應履坦夷。」其六云：「直道更和光，雙修譽乃彰。直須和輔助，和賴直交相。侍直終多訐，偏和又少剛。能和又能直，行己自芬芳。」其七云：「此個如端的，除非六句修。永為几杖誠，更遺子孫謀。本立方生道，農勤乃有秋。茲詩雖淺近，至理可推求。」其八云：「天應降吉祥，天理本茫茫。舒慘雖無定，榮枯卻有常。益謙尤效驗，福善更昭彰。籠絡無疏漏，恢恢網四張。」

皇祐、嘉祐中，未有謁禁，士人多馳驚請托，而法官尤甚。有一人號「望火馬」，又一人號「日遊神」，蓋以其日有奔趨，聞風即至，未嘗暫息故也。

李侍郎仲容，濤相之後，吉德恬退，不與物校，時人目為「李佛子」。享年七旬，臘月八日，無疾而逝。觀文丁公度為撰墓

志，敘其為人曰：「天禧中，士風奔競，公在文館，淡然自守。同列中負人倫之鑒者曰：『李公他日名位顯，年壽高，我輩俱不及。』迄今皆驗。」

太祖廟諱匡胤，語訛近「香印」，故今世賣香印者不敢斥呼，鳴鑼而已。仁宗廟諱禎，語訛近「蒸」，今內庭上下皆呼蒸餅為炊餅，亦此類。

錢武肅王諱鏐，至今吳越間謂石榴為金櫻，劉家、留家為金家、田家，留住為駐住。又楊行密據江淮，至今民間猶謂蜜為蜂糖。滁人猶謂符溪為菱溪，則俗語承諱久，未能頓易故也。

劉溫叟，父名岳，終身不聽樂，不遊嵩華。每赴內宴聞鈞奏，回則號泣移時，曰：「若非君命，則不至於是。」此與唐李賀父名晉肅，賀不敢舉進士，事頗相類。

杜祁公衍常言：「父母之名，耳可得聞，口不可得言，則所諱在我而已，他人何預焉。」故公帥并州，視事未三日，孔目吏請公家諱，公曰：「下官無所諱，惟諱取枉法贓。」吏悚而退。

公酷嗜吟詠，致政後，作《林下書懷》詩，曰：「從政區區到白頭，一生寧肯顧恩仇？雙鳧乘雁常深愧，野馬黃羊亦過憂。豈是林泉堪佚老？只緣蒲柳不禁秋。始終幸會承平日，樂聖唯能擊壤謳。」然余不見「野馬黃羊」事，後讀唐《張說傳》乃見之，則所謂「吾肉非黃羊，必不畏吃；血非野馬，必不畏刺」是已。

余皇祐壬辰歲取國學解，試《律設大法賦》，得第一名。樞密邵公亢、翰林賈公黯、密直蔡公杭、修注江公休復為考官，內江公尤見知，語余曰：「滿場程試皆使蕭何，惟足下使『蕭規』對『漢約』，足見其追琢細膩。又所問《春秋》策，對答詳備。及賦押秋茶之密，用唐宗赦受縑事，諸君皆不見云。只有秦法繁於秋茶，密於凝脂。然則君何出？」余避席斂衽，自陳遠方寒士，一旦程文，誤中甄彩。因對曰：「《文選·策秀才文》有『解秋茶之密網』。唐宗赦受縑事，出杜佑《通典》，《唐書》即入載。」公大喜，又曰：「滿場使次骨，皆作『刺骨』對『凝脂』。惟足下用《杜周傳》作『次骨』，又對『吹毛』。只這亦堪作解元。」余再三遜謝。是舉登科，名在行間，授臨汀獄掾。公作詩送余曰：「太學魯諸生，南州漢掾卿。故鄉千里外，丹桂一枝榮。莫歎科名屈，難將力命爭。他年重射策，詞句太縱橫。」蓋公欲激余應大科故也。樞密邵公亦蒙見知，屢加論薦，常謂余詩淺切，有似白樂天。一日，閱相國寺書肆，得馮瀛王詩一帙而歸，以語之。公曰：「子詩格似白樂天，今又愛馮瀛王，將來捻取個豁達李老。」（慶歷中，京師有民自號「豁達李老」，每好吟詩，而詞多鄙俚，故公以戲之。）遂皆大笑。然余賦才鄙拙，不能強為豪爽，今齒已老，而詩格定。時時遣興，實有李老之風，足見公之知言也。熙寧中，余辟定武，管勾機宜文字。公時牧鄆州，附所作詩一大軸，並寄余詩曰：「流年直是隙中駒，別後情懷懶似疏。天上又頒新歲歷，牀頭未答故人書。慙慙魚雁功曹檄，狼籍杯盤上客魚。好在仲宣家萬里，從軍苦樂定何如？」未幾，公即捐館，迄今追念知己，每增感愴。